

斯 大 林

馬克思主義和
民族問題

斯 大 林

馬 克 思 主 義 和
民 族 問 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И. В. Сталин
МАРКСИЗ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本書是根據《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的譯文排印的。
原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二九〇至三六七頁。

斯 大 林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0054·787×1092 1/32·3印張·50,000字
一九四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三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六次印刷
印數：52,001—57,000 定價：(4)0.24元

目 錄

一 民族·····	四
二 民族運動·····	一六
三 問題的提法·····	二五
四 民族文化自治·····	三五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義，它的分離主義·····	四九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會議·····	六六
七 俄國的民族問題·····	八一
八 總釋·····	九〇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二)

俄國的反革命時期不僅帶來了「雷鳴電閃」，而且帶來了對運動的悲觀失望、對共同力量的懷疑顧慮。從前人們相信「光明的未來」，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進行鬥爭；共同的問題高於一切！後來人們心中發生了疑問，於是大家開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裏去：讓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問題」高於一切！

同時國內經濟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九〇五年不是白白過去的：農村中的農奴制殘餘又受到了一次打擊。連年飢荒之後的幾次豐收和接着到來的工業高漲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增長，商業和交通的發展，都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種情形在邊疆地區尤其顯著。可是這種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國各民族內部經濟團結的過程。於是這些民族必然要行動起來……

這一時期所確立的「憲制」也起了喚醒各民族的作用。報紙和一般書刊的增多，出

版事業和文化機關的某些自由，人民劇院的發展等等，無疑地都加強了「民族意識」。杜馬及其選舉運動和政治集團給各個民族的活躍造成了新的機會，給各個民族的動員造成了新的廣闊場所。

可是從上層掀起的驢武的民族主義浪潮，「當權人物」用來報復「愛好自由」的邊疆地區的種種高壓手段，在下層激起了民族主義的逆流，這種民族主義有時變成粗暴的沙文主義。猶太人中錫安主義^③的加強，波蘭的沙文主義的增長，韃靼人中大伊斯蘭主義的盛行，阿爾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烏克蘭人中民族主義的加強，一般庸人的反猶太主義的共同傾向，——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民族主義的浪潮日益洶湧地逼來，大有席捲工人羣衆之勢。解放運動愈趨低落，民族主義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這困難的關頭，社會民主黨負有崇高的使命：給民族主義一個反擊，使羣衆不受一般「時疫」的傳染。因為社會民主黨，而且只有社會民主黨，才能負起這個使命，用久經考驗的國際主義武器，用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鬥爭去對抗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浪潮來勢愈洶湧，社會民主黨爭取俄國各民族無產者友愛團結的呼聲就應當愈響亮。各邊

疆地區直接接觸到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在這一點上需要特別的堅定性。

然而並非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首先是各邊疆地區的社會民主黨人，都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務。崩得從前強調共同的任務，現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純粹民族主義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過安息日』和『承認行話』當做自己競選綱領中的戰鬥性條文^①。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後塵：一部分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從前曾和其餘的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一起否定過『民族文化自治』，現在他們却把它當做迫切的要求提了出來^②。至於取消派代表會議用外交手腕批准民族主義的動搖思想^③就更不用說了。

由此可見，俄國社會民主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觀點並不是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都已經明白的。

顯然，對於民族問題還必須進行一番認真和全面的討論。徹底的社會民主黨人應當一致努力消除民族主義的迷霧，不管這種迷霧來自何方。

① 見『崩得第九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

② 見『八月代表會議的通報』。

一 民 族

民族是什麼呢？

民族首先是一個共同體，是由人們組成的確定的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不是種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現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羅馬人、日耳曼人、伊特刺斯坎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等等組成的。法蘭西民族是由高盧人、羅馬人、不列顛人、日耳曼人等等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種族和部落的人們組成的。

總之，民族不是種族的共同體，也不是部落的共同體，而是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

另一方面，居魯士帝國或亞歷山大帝國雖然是歷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種族組成的，但無疑地不能稱為民族。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湊合起來的、內部缺少聯系的集團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勝敗為轉移的。

總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曇花一現的混合物，而是由人們組成的穩定的共同體。

然而並非任何一個穩定的共同體都是民族。奧國和俄國也是穩定的共同體，但是誰也不稱它們爲民族。民族的共同體和國家的共同體有什麼區別呢？其中一個區別是民族的共同體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國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奧國境內的捷克民族和俄國境內的波蘭民族不能沒有各該民族的共同的語言，而奧國和俄國內部有許多種語言的事實並不妨礙這兩個國家的完整。當然，這裏所指的是民衆的口頭語言，而不是官場的文牘語言。

總之，共同的語言是民族的特徵之一。

當然不是說不同的民族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語言，也不是說凡操着同一語言的人們一定是一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共同的語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語言！沒有一個民族會同時操着幾種不同的語言，但並不是說不能有兩個民族操着同一語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堅人操着同一語言，但他們畢竟不是一個民族。挪威人和丹麥人，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也是如此。

理呢？

首先因爲他們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上。只有經過長期不斷的交往，經過人們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來。而長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從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堅人居住在一個地域上，即居住在英國，所以當時是一個民族。後來一部分英吉利人從英國遷移到新的地域，遷移到美洲，於是在這個新的地域上逐漸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堅民族。由於有不同的地域，結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總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徵之一。

但這還不够。單有共同的地域還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還需要內部有經濟聯系來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結合爲一個整體。英國和北美之間沒有這種聯系，所以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發達等等而聯成一個經濟上的整體，那末北美利堅人本身也就不配叫做民族。

就拿格魯吉亞人來說吧。改革時期以前的格魯吉亞人雖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操着同一語言，可是嚴格說來，他們當時還不是一個民族，因爲他們被分割成許多彼此隔

離的公國，未能過共同的經濟生活，長期互相混戰，彼此破壞，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來自相殘殺。雖然有時某個僥倖成功的皇帝也會勉強把各個公國統一起來，然而這種曇花一現的偶然的統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統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農民漠視而分崩離析了。而且在格魯吉亞經濟分散的情況下，也不能不這樣……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期格魯吉亞才成爲民族，因爲當時農奴制度的崩潰和國內經濟生活的發展，交通的發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使格魯吉亞各個區域之間實行了分工，徹底打破了各個公國在經濟上的閉關自守狀態，而把這些公國聯成一個整體。

其他一切度過了封建制度階段並發展了資本主義的民族也是如此。

總之，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聯系是民族的特徵之一。

但這還不够。除了上面所說的一切，還必須注意到結合成一個民族的人們在精神形態上的特點。各個民族之所以不同，不僅在於它們的生活條件不同，而且在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精神形態不同。英吉利人、北美利堅人和愛爾蘭人雖然操着同一語言，但終究是三個不同的民族，他們歷代因生存條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質，在這一點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當然，心理素質本身，或者像人們所說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觀者看來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但它既然表現在一個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點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應忽視的東西了。

不用說，「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生活條件變化的，但它既然存在於每個一定的時期內，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總之，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的特徵之一。

這樣，我們就說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徵。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同時，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法則支配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須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個特徵單獨拿來作為民族的定義都是不夠的。不僅如此，這些特徵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彼此隔離，生活在不同的

地域，操着不同的語言等等，那末還是不能說他們是一個民族。例如俄國的、加里西亞的、美國的、格魯吉亞的和高加索山區的猶太人就是如此，在我們看來，他們並不是統一的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經濟生活，但是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末他們仍然不是一個民族。例如波羅的海沿岸邊區的日耳曼人和拉脫維亞人就是如此。

最後，挪威人和丹麥人雖然操着同一語言，可是由於缺少其他特徵，他們也就不是一個民族。

只有一切特徵都具備時才算是一個民族。

也許有人會覺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徵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質的特徵，其他一切特徵其實都是民族發展的條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徵。例如有名的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民族問題理論家石普林格爾，特別是鮑威爾，就持有這樣的觀點。

現在我們就來考察一下他們的民族理論吧。

在石普林格爾看來，『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語言相同的人們的聯盟』。民族是『由

一羣現代人組成的、和「地域」無關的文化共同體」①（着重號是我們加的）。

總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語言相同的人們的「聯盟」，不管他們彼此怎樣隔離，不管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鮑威爾却扯得更遠了。

他問道：「什麼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種把人們聯合為民族的語言共同體呢？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操着同一語言，却不是統一的民族；猶太人並沒有共同的語言，却是一個民族。」②

那末，民族究竟是什麼呢？

「民族就是相對的性格共同體。」③

然而性格（這裏講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麼呢？

民族性格是「一族人區別於另一族人的種種特徵的總和，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另

①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一九〇九年「公益」出版社版第四十三頁。

②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九年「鐮刀」出版社版第一頁至第二頁。

③ 同上，第六頁。

一個民族的生理特質和精神特質的總和」^①。

鮑威爾當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此他補充說：

『人們的性格無非是由他們的命運決定的』，……『民族無非是命運的共同體』，而共同的命運又是『由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或分配自己的勞動產品時所處的情況決定的』^②。

於是，我們就得出如鮑威爾所說的最『完備的』民族的定義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運的基礎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們的全部總和。』^③總之，就是在共同命運的基礎上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却並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語言以及經濟生活相聯系。

這樣一來，試問民族還剩下什麼東西呢？經濟上彼此隔離、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語言的人們，還談得上什麼民族共同體呢？

①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九年『鐮刀』出版社版第二頁。

② 同上，第二十四頁至第二十五頁。

③ 同上，第一三九頁。

鮑威爾說猶太人是個民族，雖然「他們並沒有共同的語言」^①，可是，例如格魯吉亞的、達格斯坦的、俄國的和美國的猶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絕，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並且操着不同的語言，他們還談得上什麼「共同命運」和民族聯系呢？

這些猶太人無疑地和格魯吉亞人、達格斯坦人、俄羅斯人以及美利堅人過着共同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薰陶，這就不能不給他們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們中間還有什麼相同之處，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殘餘。這一切是用不着懷疑的。可是，怎能認真地說，僵化的宗教儀式和日漸磨滅的心理殘餘會比這些猶太人所處的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環境更強烈地影響到他們的「命運」呢？要知道，只有在這樣的假定下，才可以說猶太人一般地是個統一的民族。

那末，鮑威爾的所謂民族和唯靈論者的所謂神秘的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麼區別呢？

鮑威爾在民族「特點」（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條件」之間劃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界

①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九年「鐮刀」出版社版第二頁。

限，把它們彼此隔離開來。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條件的反映，不是從周圍環境得來的印象的結晶，那又是什麼呢？怎能僅限於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產生的根源割斷分開呢？

其次，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當北美還叫做『新英吉利』的時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堅民族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當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區別，因為北美利堅人是從英國遷移過去的，他們帶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語言以外，還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雖然他們在新環境的影響下大概已開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們當然不會很快就喪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當時他們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雖然還有或多或少的共同點，但他們究竟已經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個民族了！顯然，當時『新英吉利』民族不同於英吉利民族的地方並不是特別的民族性格，或者與其說是特別的民族性格，倒不如說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特別環境和生活條件。

由此可見，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唯一的民族特徵，而只有各種特徵的總和。在把各個民族拿來作比較的時候，顯得比較突出的有時是這個特徵（民族性格），有時是那個特徵（語言），有時又是另一個特徵（地域、經濟條件）。民族是由所有這些特徵結合而成的。